

KANDEJIAN DE YINGXIANG

看得见的
影像

程青松 著

上海三联书店

K
N DE YINGXIANG

影 | 像



程青松 著

上海三联书店

7323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得见的影像/程青松 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4.5

ISBN 7-5426-1916-0

I.看… II.程… III.电影评论—世界 IV.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559 号

看得见的影像

著 者/ 程青松

责任编辑/ 黄 韬

装帧设计/ 范峤青 潘小阳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 — mail:sanlianc @ 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20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4

印 数/ 1—5000

ISBN7-5426-1916-0

G · 657 定价: 25.00 元

自序

对于电影，我有着和别人不完全一样的情感。在考进北京电影学院之前，我在重庆市云阳县电影公司有了一段漫长的放映员生涯。在放映室那个相对幽闭的空间里，夜夜与银幕上人类的种种悲欢离合遥遥相对，给我一种极度虚幻和极度真实交织的感觉。放映技术是老放映员手把手教给我的，记得正式上机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印度电影《海誓山盟》，那晚观众爆满。去电影院看电影在1986年还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消费活动之一，手忙脚乱的我在放映机旁边感觉自己像在跟一头怪兽打交道，直到电影放完我也没顾得上看一眼银幕。我当放映员的时候，通常是放夜场电影。跟同事不同的是，白天不该我上班的时候，我也会静静地坐在电影院的一角看电影，即使是很烂的影片我也会坚持把最后的字幕看完。

小镇上的电影院放映员最害怕的事情有三件：一怕停电，二怕有人抽烟（失火），三怕有人不买票（聚众闹事）。除了没经历过失火外，另两件事情几乎天天都会遭遇。1986年的小镇，电力十分匮乏，经常在影片放映到一半时，电压就不足了。电影一中断，观众就在下面使劲地拍椅子。等待恢复供电，时间显得出奇的漫长。当一名放映员不仅仅要负责完整地放映一部影片，还要掌握很多的机关，包括场内所有灯光的按钮、观众休息厅里提示电影开映的电铃，以及银幕前用来遮挡尘土的两道帷幕的开关。灯光熄灭电影开演的同时，必须将帷幕彻底拉开露出银幕。所以待在电影院里，会让人产生所有事物都是从一张洁白的银幕开始的幻觉。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电影

院门口水泄不通的火爆场面之后，电影院开始冷清下来。1992年我离开电影院之前，单位的台球室、录像厅、舞厅的生意已经超过电影院。直到中国开始引进大片，电影院才重新找回一些观众。不过，吸引他们的不再是中国电影了。上电影学院时，观摩电影成为我们的一门功课。最初是在位于北太平庄的洗印厂看电影，还是免费的。从电影学院的后门步行到洗印厂看电影，是一天当中最惬意的时刻。后来，那个电影院被改建成了经营杭州菜的餐馆，看电影的地点也回到了学院。学院开始向学生收费，刚刚执行这样的政策时，大家都很不习惯。于是到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去看原版影片成为我当时的选择。加上法国大使馆的法国学校也经常有放映活动，办一个证件就可以进去看，不需要花钱，长此以往，法国电影也没少看。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跟在家看DVD的效果完全不同。从某种角度来说，电影院有点像一个宗教场所，它给人的感觉暧昧而又奇异。首先它是公开的、群众性的聚会场所，在那里会遇到熟人、同事、多年不见的朋友，以及上一次一同看电影的陌生人，不知道对方姓名，可又觉得似曾相识；电影院又是私密的，你在黑暗中会不必为自己放肆地大笑而难为情，也不必为自己泪如雨下而感到羞愧。不过，间或也有私密泄露的时候，我经常会在投向银幕的光束之下，偷看旁边座位上陌生人全神贯注的表情，或许他／她正被影片里一处感人的情节所打动，我能感觉得到他／她瞬间的反应。我承认自己并非世界上最好的观众，我经常会在电影院里走神，从幻觉回到现实，然后又从现实进入幻觉。

《看得见的影像》收录了我近些年所写的一些关于电影的文字，大部分是关于中国电影的。有些是在读书的时候写的，有些是毕业后所写。我应该感谢刊登这些文字的杂志和报纸，《中国银幕》、《书城》、《通俗歌曲——中国摇滚第一刊》、《南方周末》、《周末画报》、《文汇电影时报》、《北京日报》、《北京娱乐信报》、《艺术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新闻晨报》、《东方早报》、《中国图书商报》、《大众电影》、《电影艺术》、《北京青年周刊》、《美丽周刊》等，希望以后我能写得更好一些。最后我想说，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恩师——夏汉碧女士。

2004年春天于北京

目录

1 自序

1 在幻象的彼岸

3 作为一条狗以及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 《卡拉是条狗》

7 蝴蝶飞不过沧海 / 《紫蝴蝶》

11 曾经沧海难为水 / 《巫山云雨》

15 在幻象的彼岸 / 《秘语拾柴小时》

19 嬉玛的声音与世界的声音 / 《嬉玛的十七岁》

23 王首先的家在哪里？ / 《王首先的夏天》

27 生活在别处 / 《像鸡毛一样飞》

31 沉重的肉身 / 《周渔的火车》



35 受虐者的梦魇

37 贫血的宝贝 / 《恋爱中的宝贝》



目录



- 41 张元在“回家”的路上 / 《我爱你》
- 45 陈凯歌，和谁在一起？ / 《和你在一起》
- 49 杨亚洲的“意外失足”？ / 《美丽的大脚》
- 53 贴错标签的女性电影 / 《芬妮的微笑》
- 57 受虐者的梦魇 / 《英雄》



61 新小城 旧小城

- 63 新小城 旧小城——看两版《小城之春》怎么说话
- 75 恋曲 1998——兼谈大众文化与《红色恋人》
- 84 皇帝的新衣和英雄的梦呓——《雍正王朝》解析



93 瞬息京华

- 95 20 世纪的童年往事
- 111 青春梦旅人

目录

- 119 极乐大餐，人间滋味
- 133 瞬息京华——光影里的北京

139 时间不逝 圆圈不再

- 141 《暴雨将至》：时间不逝 圆圈不再
- 153 《细细的红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165 《泰坦尼克号》：彗星，还是终结者？

175 穿过黑暗的玻璃

- 177 与米兰·昆德拉相关的几个电影词条
- 183 怀疑主义者的信仰
- 191 穿过黑暗的玻璃
- 196 当电影神童遇见太极高手
- 202 张国荣之浮生六记





217 喧哗与独语

- 219 喧哗与独语——关于电影批评的批评
- 225 拿什么拯救你，中国电影？
- 228 假如政府扶持艺术电影



233 独立时代

- 235 我看见什么了？——2001 首届独立映像展手记
- 247 我们已经进入独立时代——程青松、李宏杰答问
- 258 中国新电影，浪潮将至
- 265 非典型进军路线

—— 一场有关“第六代”的模拟圆桌四人谈



- 270 第六代导演冲出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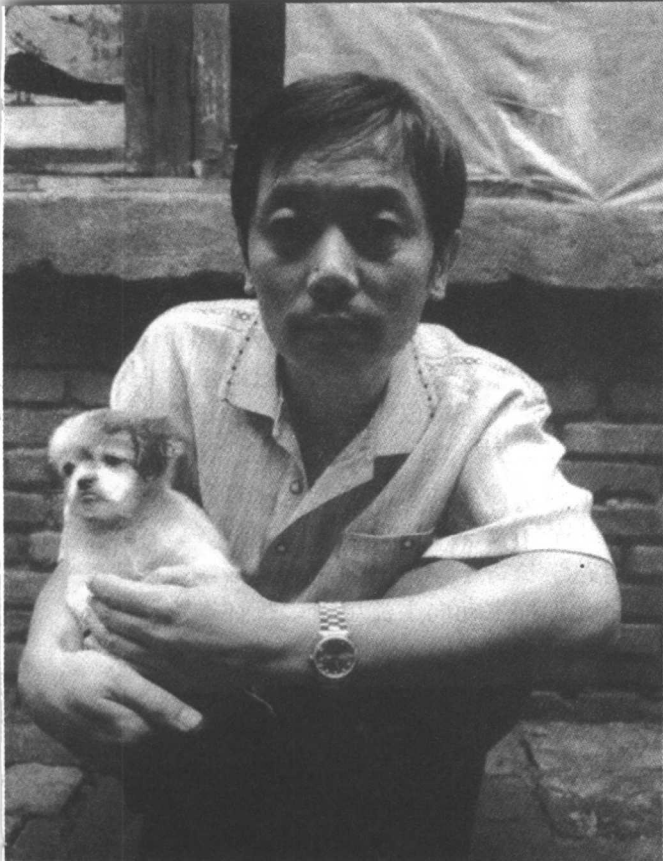
- 273 后 记

在

幻

的彼岸

愛



葛优在《卡拉是条狗》
中的表演令人惊讶

作为一条狗以及 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卡拉是条狗》

路学长的电影处女作《长大成人》正式放映时间是1998年，这比他的同班同学王小帅（《冬春的日子》，1993年）、娄烨（《周末情人》，1993年）的电影处女作诞生的时间要晚了整五年。很多的评论将这部原名“钢铁是这样

炼成的”影片视为“第六代”的代表作，其历经三年修改八次的遭遇甚至被当成广告词印刷到了电影海报上（按路学长自己的说法是十一次修改）。经过大修的影片不仅作者自己的表达没有完成，连电影形态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可影片上映后，仍然受到不少年轻观众的认可。撇开影片的表达是否完整是否独立来说，路学长为自己的电影获得合法上映的身份所经历的漫长努力是完全可以写进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史的。之后，路学长有了他的第二部影片《非常夏日》，这部影片也同样遭遇了变更片名的坎坷命运，原先的片名“光天化日”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非常夏日”。影片公映后，其过于浓烈的商业色彩，以及对市场的妥协，使得一度对路学长寄予厚望的人深感失落，疑问也随之而来，路学长是否会像张元那样主动向主流电影“投怀送抱”，重拍《江姐》，或者像何建军那样彻底告别“地下身份”，以失败的《蝴蝶的微笑》完成自己艺术上的自杀。

路学长并没有急不可待地为自己进行任何的辩解，平日里也很少见他在媒体上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创作。路学长是一个拥有合法电影拍摄权利的导演，拥有了合法的身份并不意味着拥有了一切，而同样，众多尚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事物并不代表它本身没有尊严，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法则”，对电影而言，同样如此。

2003年3月，路学长带来了他的新片《卡拉是条狗》。在这部影片里，他似乎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蜕变，他以平和而又辛辣的笔触将自己的摄影机对准了掩藏在生命里的真实。这部影片堪称路学长电影生涯的一次小小的总结，他讲述的依然是从《长大成人》和《非常夏日》贯穿下来的关于寻找的故事。《长大成人》寻找的是影响自己成长的人，那个人未必是影响他全部人生的人；《非常夏日》寻找的是一个罪犯，那个时刻折磨着他的心灵的罪犯未必能解决他面临的所有道德困境。《卡拉是条狗》寻找的是一条没有合法身份（养狗证）的小狗，路学长的主人公由先前的第一人称“我”变成了“他”。如果说他的前两部影片的寻找仅限于寻找，《卡拉是条狗》的寻找却有了重大的发现。路学长的发现如同对他的电影生涯的自省一样，作为一个导演，他必须拥有合法的身份，也就是说，他需要话语的权利，可是，拥有这个权利

的目的是什么？在赢得合法身份过程中你有怎样的作为？你必须不断地四分五裂还是依然有勇气回到真实面前？

葛优在《卡拉是条狗》中，扮演的是一个已经在当前处于边缘的一个机床厂的工人，他有个充满嘲讽意味的名字“老二”，而不是“老大”。老二的老婆玉兰是一个下岗工人，他们的儿子亮亮在上中学，亮亮的生命中也肯定有很多的危机，路学长没有把笔墨花在亮亮的身上，而是给了老二。玉兰在老二上夜班的时候带着小狗“卡拉”去遛弯，卡拉被派出所的警察抓走，如果不能在二十小时内给卡拉上一个户口，卡拉就要从老二一家人的生活中消失。可办户口的五千元钱对穷困潦倒的老二来说是一笔巨款。老二该怎么办？他会放弃还是会坚持？让我惊讶的是影片并没有去着力呈现老二找回卡拉的艰难，而是逐渐带出老二鲜为人知的“真实生活”。二十小时的时间里，老二被遮蔽的真实生活开始显影。他的昏沉、麻木以及无聊和暧昧，混杂在一起，滋生出一种力量，他要“为自己的尊严”而生活。为自己活，为自己的内心生活不受到外部侵犯而活。可以说，老二的处境比那个贫嘴张大明还要艰困，他也完全可以用自虐、自轻自贱的方式来应对现实的无奈和生活中的种种混乱。老二却并不甘心，他在被警察误认为狗贩子抓走的警车上，突然对自己的“境遇”有了刹那的洞察，对自己的人格被降格

冯小刚在《卡拉是条狗》中友情客串





老二突然对自己的“境遇”有了刹那的洞察

被贬损的处境有了发现，他感觉到自己绝大多数的时候甚至连狗都不如。当然，这样的洞察并不意味着老二的外部生活将得到全部改善，他的人生从此踏上康庄大道。可一点点的洞察就足够了，老二对自己的混沌有了自省，他从此将背负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生活做决定，为自己的快乐做决定。毋庸置疑，这样的洞察在国产影片当中是罕见的，也是极其宝贵的。相比那部几乎狰狞地叫着

“我愿意当奴才”的《英雄》，《卡拉是条狗》可以说头一次公开地宣称，我是一个人，抑或说我是一条狗，我也拥有完整的人性和全部的尊严，我不要残破的生活，我不必左顾右盼，我是为自己而活的。

路学长不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还是一个狗道主义者。他和他的影片《卡拉是条狗》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将因此拥有坦然面对整个世界的力量。身份不再是一个困扰路学长的问题，尊严却是来自生命内里的一种必需。



章子怡在《紫蝴蝶》里的表演颇具爆发力

蝴蝶飞不过沧海

——《紫蝴蝶》

《紫蝴蝶》去戛纳之前，记者打电话来采访，要我预测这部影片是否能在电影节上有所斩获。之所以记者要给我出难题，多半是因为在《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一书中，我跟姜文的对话谈及了《紫蝴

薛辛

蝶》。姜烨告诉我，这部影片是“30年代的故事。有爱情故事，也有别的。原来叫‘无辜分子’，一个普通人卷入到一个他不愿意卷入的事件里。”一个普通人卷入到了一个他不愿意卷入的事件里，也许这是姜烨对《紫蝴蝶》最简洁的概括。但是，当时影片尚没有开机，围绕着《紫蝴蝶》的交谈并不多。之后，也由于事务缠身，我并没有比任何人提前看到拍摄完成的《紫蝴蝶》。所以，我给记者的回答是“我无法预测”。

《紫蝴蝶》在戛纳首映后，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是这样评价的：“《紫蝴蝶》总体来说还不错，影片充满张力，将导演的个人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他所崇尚的拍摄手法过于繁复，剪辑有些问题，同时影片的线索太多，让人看得有些累。”焦雄屏都看得这样累，我想，那些去戛纳的中国记者自然也不会给《紫蝴蝶》太多正面评价，尤其是《紫蝴蝶》在戛纳“折翅”之后。

两个月后，《紫蝴蝶》终于公映，势利的传媒不仅没有对这部极具震撼力的影片给予支持，反而落井下石，甚至有人大骂姜烨心中没有观众，拿投资人的钱打了水漂。《紫蝴蝶》真的如那些“恶评”所述，完全不知所云，令人昏昏欲睡吗？

当所有喧哗退去之后，我静下心来，认真地看完了《紫蝴蝶》。我可以负责地说，姜烨的《紫蝴蝶》比他以前的任何一部作品都要好。

和以前姜烨的任何一部影片一样，《紫蝴蝶》的故事除了开头的一段1928年发生在东北，交代了慧和日本人伊藤的恋情，很快就把场景转移到了上海。上海是姜烨的家乡，他对这个城市的诠释可以说是对我们既有的电影经验的一次轰炸或者说颠覆。跟别人讲述的上海完全不同的，是影片当中没有出现一处殖民地时代的上海的标志性建筑。混乱的枪杀场面、游行的场面非常多。姜烨的眼中，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充满变数，随时都有死亡降临的城市。章子怡饰演的丁慧是在目睹了“哥哥”被日本人所杀之后成为暗杀组织成员的，也是最早被卷入到历史洪流当中去的；而刘烨饰演的司徒则完全是下车时被错认为联络对象而被卷入到更大的麻烦当中的。影片中他的女友去火车站接他的戏耐人寻味，公共汽车外的大街上，游行的人群情激昂，而她仿佛并不关心，她惦记着的是自己的爱人。当然，结局非常的残酷，等待